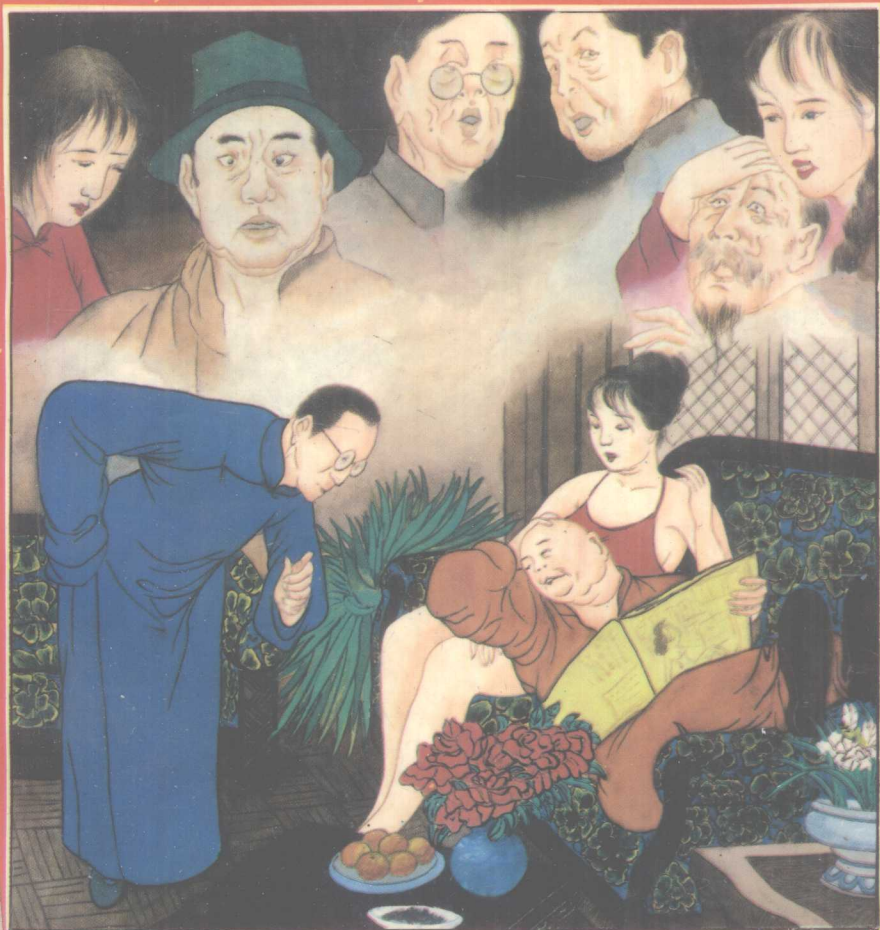


粉墨烟花录

秋 虫



粉墨烟花录

秋 虫 著

团 结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174 号

粉墨烟花录

秋虫 著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0 月 (32 开) 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2 印数: 10000

ISBN7-80061-946-X/I·216

定价: 7.88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西园鼓吹追怀旧曲 新亭名士乍学风流	1
第 二 回	承恩在貌淡扫蛾眉 顾误有缘重听绿水	12
第 三 回	水月镜花宝玉看黛玉 清歌妙舞女伶胜男伶	24
第 四 回	后妇卢衣黄衫出巾幗 中年丝竹白马盟鸳鸯	34
第 五 回	拦车一吻檀口香腮 着地双钩赤髯蓝面	46
第 六 回	慢脸桃红当差打太太 星眸电烂小妹唤哥哥	60
第 七 回	故鬼烦冤杨万林索命 痴儿缝绖王三黑得妻	71
第 八 回	隔帘花影司长敲更 比户莺声县官卖饼	85

第 九 回	流云捧月门外如冰 刈蕙焚芝泪中有血	97
第 十 回	艳尸在望肠断玉堂春 密约无端心摧红鸾喜	107
第 十 一 回	葵心向日燭火偏明 洞口留春微云乍淫	121
第 十 二 回	雾里看花翡翠披蝴蝶 舌端有剑樱桃破荔枝	135
第 十 三 回	诗题锦瑟柳絮避人 香掩芙蓉梅花窥帐	149
第 十 四 回	麟角凤毛倡楼出节妇 醴泉芝草学校产名伶	160
第 十 五 回	瘦影婆娑人藏药里 华镫激滟春到窗纱	173
第 十 六 回	月明荒垄紫玉成烟 云薄纺花凝脂照眼	187
第 十 七 回	游丝斜引梦惯无拘 消息偷传潮来有信	200
第 十 八 回	情网如蛛自投陷井 侯门似海错认天台	211
第 十 九 回	醉花阴和尚唱淫词 歌玉树姣童拉捧客	223

第二十回	家鸡调野鹭月殿双星 假凤恋虚凰天龙一指	234
第二十一回	伍云召愁添一撮毛 金玉奴艳绝三条腿	247
第二十二回	翠举花低老骚狐钓膀 鹊巢鸠占小狡兔割靴	258
第二十三回	房中学戏浪掷缠头 堂上簸钱闲吟障面	270
第二十四回	阔总长欣获野乘龙 俏歌郎快尝银丝卷	284
第二十五回	粉墨无欢倡优干显贵 绮纨尽卸菩萨遇仙人	297
第二十六回	骑虎下虎愧居人上 解铃系铃妙想天开	310
第二十七回	家传玉荀衙署看修容 雨濯莲花风尘感知己	322
第二十八回	遗爱付歌场冰凝红泪 宁馨藏曲院贿索青钱	335
第二十九回	斯文粪土记者骂茶房 政局弈棋歌儿讥饭桶	348
第三十回	举腕回腰后生可畏 斜簪散发前辈无聊	361

第一回

西园鼓吹追怀旧曲 新亭名士乍学风流

记得龙阳才子有几名最精警的话，他说：“京师之盛衰，关系国家之盛衰；大栅栏之盛衰，关系京师之盛衰。假使无鲜灵芝，恐大栅栏日哺遂无人遗迹矣。”

大栅栏是北京戏园子最多的地方，像三庆园、庆乐园、同乐园、中和园、广德楼这几家戏园子，差不多都挤在百步之内。一到大栅栏，耳鼓里就只有锣鼓声音。

那时正是鲜灵芝的全盛时代，每逢她上台的时候，广德楼门外的人都可以听得笑起来。易五是最倾倒鲜灵芝的一人，所以说出这番话来。大众听听他这话，没有不笑着喊肚皮痛的，道他未免太将鲜灵芝说得带砺山河与同休戚了。

固然，易五拿这话来捧鲜灵芝，似乎过于肉麻些。其实呢，要是仔细想一想，也未尝不入情入理。

民国成立十有五年，这十五年中无一日不闹着内乱，骄

将悍卒诿于上，佞邪金壬呈于下，军阀、政党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赶热闹，无时无地，无事无人，不教外人看着哈哈冷笑。假使其间莫有几个唱戏的掉臂往来，试问幽暗的国粹何由发扬？破败的国体何由维系？憔悴的国民何由苏息？摇动的国基何由支柱？正不能说梨园之盛衰，绝对的不关系国家之盛衰呢！

不过所说的唱戏的，只限于梁苴林《归田琐记》所分“生”、“旦”、“净”、“末”、“丑”、“贴”、“副”、“外”、“杂”这几种脚色当中的“旦”、“贴”两门。旦就是现在的青衣，贴就是现在的花衫，现在的青衣、花衫，又差不多要冶为一炉，普通都笼笼统统称她们做旦。这些旦能够说得上关系国家盛衰的，又只限于都门寥寥三五个优秀份子。

至于优秀两字的界说，不但普通戏学程度幼稚的人解释不出，就是那些绰号文明背包（背包者恃戏子以生。晚近颇有无聊文人，专靠戏子吃饭，京人遂溢为文明背包。以其性质等于背包，而其设则司报纸上之文字宣传也）的下处文豪（都门妓寮差为三等，头等曰清吟小班，犹有上海书寓之遗意；二等曰茶室，亦差拟上海之么二；三等曰下处，其居上海淫业何类，不可知矣）亦复枝枝节节，不能自圆其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无非是红的代名词罢咧！

这许多红旦，前十年推梅兰芳砥柱中流，近两三年，却

让杨琴依异军突起。讲起杨琴依的资格声望，原远不及梅兰芳。只是梅兰芳乃青衣本工，杨琴依却唱花衫，取径已微有不同。而且梅兰芳本是伶官世家，歌场骄子，不比这杨琴依，以穷苦的学生作下海的票友，未掷潘郎之果，先分弥子之桃，锦衣玉貌，朝至官衙，贴地弓腰，夕趋舞榭。大官喜其狎侮，政客供其驰驱，仕而兼优，优而兼伎，身世既已离奇，艳闻秘史当然随之复杂，关系国家的盛衰，也就比梅兰芳等更为重大而密切了。

正和杨琴依同时的还有个女伶白艳琴，在上海时，不但比不上潇湘云、汪碧云，甚至还不及现在顶起码的潘雪艳、金殿英，居然很大胆跑到北京来唱压轴子戏，结果一败涂地，挟得满面羞惭回去；不到几月工夫，卷土重来，竟使菩萨低眉，将军努目，顿时造成大名，九城轰动，奔走若狂。假使军阀中有这等百折不回的士气，也大可以称得不怕失败的英雄啦！

话说宣南菊部，自从歌者王郎以南人见重于北，又得梅村诸老替他诗文揄扬，渐渐闻风兴起。坊间曾有一部《北部烟花录》（即《品花宝鉴》），从这部书里，很可以晓得乾嘉时名士风流的怪状。同光之间，更是全盛时代，前有紫云、石头、桂凤、俊山，后有小朵瑶卿、蕙芳、佩秋，那些人的色艺，自然是各擅盛场。

林畏庐也有一段短文，杂纪当时之情况道：“翁生平未履妓寮，亦甚不悦梨园子弟，有时乡人招饮，走柬招某班某郎，至时锦衣玉貌，着小靴向人引发揪须，嬉笑无度，翁愀然座间，不交一语，而诸伶见翁，亦顰蹙生厌恶状。……”

又道：“当嘉道间，士夫处太平之世，而金田尚未起事，故得安居，下值后辄以文酒过从，亦颇自惜名节，无敢窥足于勾栏，防为御史论列。时五城指挥亦颇有权力，则变调纵酒，听歌于相公之堂，虽王侯将相，而相公至则轻视无礼，虽须发皤然者，亦与调谑。

“当光绪癸未，余甫入都，见韩家潭中，薄暮时红车围麇集，侍者捧衣包入门，翎顶灿然。余初至，不知其为相公家也。既而思此巨公者，至彼家何图，不期为之失笑。”

只这一二百字也就抵得一部《北部烟花录》后集了。

民国革新，像姑的名称一变而为艺员，名位既随潮流增高，当然不好意思再操贱业，那私坊的旧址，也就逐渐改住娼家。盛极而衰，原也是好还的天道，然而戒马荒凉，新亭不少名士，室家粗定，顾误还有周郎。

原来一时的风尚，全操于当代的清流。满清既改了民国，大官都变成遗老，无形中便添了许多名士。这许多冠盖游山的名士，怆怀故国，耻仕新朝，却又不肯跑到首陀

山去吃薇蕨，只躲在京城里做几首歪诗，喝几杯黄酒，就自命怡神虚白，悦性冲元，鹤影篱从，鹿痕散漫。可算得挂瓢而去的许由，负釜而行的接舆。殊不知流连诗酒虽是一件风雅事儿，却也要这人心胸能清，骨格不俗，才能从诗酒中觅点真趣，否则妄托名于麟凤龟龙，实未忘情于风云雷雨，有时酒入愁肠，诗成感慨，倒反平添许多肮脏愁怀。只有那些舞榭歌场，鱼龙曼衍，能以声色摄取人的魂魄，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种心理，原是几千年前传下来的，不过既然时时到舞榭歌场，见了玉雪可爱的歌郎，也就无君而有君了。那些歌郎有了这许多忠臣，当然也要居移气养移体起来。《唐书》上宋璟对郑杲道：“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目下这一大



堆的郎，都是这班名士口中笔底制造出来的。

却说这一大堆名士中，有一个老名士，姓文、名嘉瑞，别署雨村。原籍湖北恩施县，世代代是种田人。到了雨村的父亲老文手里，几亩负郭的薄田渐渐地保守不住，加以水旱兵燹，益发要辍耕陇上。老文一赌气就投效军营，苦熬了几年，居然由火头军升做伍夫长。

也是他时来运来，那时正洪杨兵起，老文改隶陈国藩部下，打了几仗，老文一跃而为文总兵，不过仍旧在陈国藩那里当中军。恰巧左季平也在戒幕里面，平素就很恃才傲物，见了老文这种鄙塞无文的人，更拿他当做一餐老兵看待，老文只事事容忍，不敢和他计较。

有一次老文不知怎的与他议论不合，左季平顺手便掌了他一个熊掌，拍案怒骂道：“你这目不识一丁字的粗人，怎么配同我说话！”

老文气得斗响不能做声。行伍出身的人，挨两下巴掌，原算不得怎么一回事，只那几句话，太说得伤他的心了。一跺脚道：“我这辈子是不能做文人的了，我的儿子难道也不能做文人？”于是立意教雨村下帷攻苦。

这文雨村从小就有鬼聪明，能以尖刻纤巧见长，做几首小诗，填几阙短令，都很够名士味儿。几年之间，就入了词林。他的老师是西安章乃山，在楚山汉水之间做封疆

大吏。雨村挂着章乃山的招牌，又自问是个名士，便极意模仿袁子才的墨卷，同当朝的显宦深相结纳。到了晚清末年，他已经是布政使的位分了。辛亥以后，他所有的资格完全取消，只得跑到上海来做一个未入流的遗老。

何以唤做未入流的遗老呢？并不是他的资格够不上，只因那些遗老都是冰心铁面大节凛然的忠臣，若行独梁，若畏四邻，虽在暗室，照样要整冠的；虽处涂炭，也照样要着朝衣的。像文雨村这等不矜细行风流自赏的轻薄文人，他们如何肯正眼来觑他一觑？所以文雨村自命是上海许多遗老中的一个遗老，其实是上海许多遗老外的一个遗老。于是这位二品大员，竟降成从九品以下的未入流咧！

十里洋场，花团锦簇。文雨村看在眼里，填词的资料一天一天的富足。什么美人嗔，美人羞，美人倦等等，一共做了几十首。落花依草，缝月裁云，将女孩儿家的心事和神情一一描写得颊上添毫。外面因此都喊他做文美人，文雨村捻须笑道：“想不到七十衰翁，受兹雅谑。”一时兴至，就填了一首词用以解嘲。凡是看了他这首词的，都笑说此老婉丽清便，其媚在骨，毕竟不愧美人。

北京的名士，喜欢狎侮优伶；上海的美人，尤其爱捧小旦。文雨村以名士而兼美人，更不消说，非此不足以寄其老臣故主之思。那时上海最受名士美人欢迎的花旦，要

算京汉乍来的贾琼枝。这位文美人也学一般姨太太信人的样儿，天天包厢捧场，回寓以后还要刻翠剪红，替他做了一首琼枝曲，诸凡琼枝的色艺和魔力，以及雨村的眷慕，全都见之于这诗中，也可以想见他的情怀了。但有人说，这首诗实在是叶石庵的手笔。

叶石庵是和文雨村同时齐名的一个河南才子，自问是张棖三世后身，才气纵横，极有鬼趣。在前清曾做过观察使，一向和文雨村臭味相投。这时已到北京做法制局帮办，听见人说雨村牢骚忧愤的情景，忙写一封长信，盛道新朝的恩荣和圣眷的优渥，劝雨村即日袂被入都，重理脚靴手版的故业。雨村接到这一封信，也自欣喜过望，踌躇了半天才写一封文生于情的信回绝石庵。

第二天，有个八闽名士庠月子来看他。月子是口不离柳丽华的，雨村和他谈些丽华在京的近况，忙从抽屉里拿出叶石庵的信来，月子看了，只微微地一笑，问道：“你将如何措词呢？”

雨村早就将回信的底稿检出预备，当即眉飞色舞地递了过去。

月子看着不住地点头赞叹道：“叶老三空负一世才名，结果仍旧做了牧齐芝麓，岂不教闺中的柳如是、顾眉生活辱没杀！独雨公能知世外桃源之乐耳。”

雨村拍案道：“婴公知我，婴公知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远志和小草，不过是出处之分而已。”说着曼声长吟道：“人非有品不能贫。”

婴子暗暗地佩服，出来便替他四处宣扬，上海那许多遗老，渐渐地引他为同类，文公馆门口平添了许多长者辙迹。文雨村高兴极了，托庐婴子将他和叶石庵往来的信稿拿到时平书局去制珂罗版，以便大众传观。

过了几天，庐婴子兴匆匆地跑到梅白格路来看他，只见文公馆的门贴已经撕去，另外贴了一张吉屋招租的红纸条。

婴子吃了一惊道：“三五天工夫，文美人就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再看那租贴旁边还有一张白纸条儿，上面写着几行馆阁体的小楷道：“文公馆顷已举家北上，以后凡有关于本翁馆之信件，盼转寄北京王府井大街大纱帽胡同叶大人石庵代收转交。”

婴子顿了一顿脚道：“羊皇后又换了新主啦！”

原来那庐婴子走后，文雨村正指挥家人收拾书房，预备挂制珂罗版的册页，忽然又接着叶石庵的电报，里面很简单的几个字道：“志士殉财，蠢人充隐，大典筹备将成，盼客星来犯帝座也。”雨村知道这回是九重授意，不比从前，

又是感激，又是流涕，赶紧命家人趁忙里收拾衣箱行李，连夜登车北行；临行时教人拍了一个电报给石庵，请他派人在车站招待一切。

两天半就到了北京车站，叶石庵已经在月台上迎候，拉着雨村的手笑道：“我昨天才接着你的复电，说今天可到北京。千里良朋，能不失约，欣慰之至。只不知故人沧海，斜簪散发，比京华的车尘马足又自何如？”

雨村一摸脸也就笑道：“贾郎到底不如柳郎，陇蜀之间，

有难乎其为尔我者矣三十载京华的旧梦，借这个机会来温温，也未尝不好。”说着仰天连打了两个哈哈。

石庵一笑，不说什么，只冲着文太太喊了一声嫂嫂道：“我们一年多没见面，嫂嫂还是这般健



旺！”

文太太笑道：“我看你倒益发少年了！”

石庵大笑，就命当差的伺候他们一同来到王府井大街，自有女眷接了进去。石庵和雨村坐在外面花厅里，谈了些租房子的事情。

石庵道：“蜗居可惜褊狭一点，否则缘杨一树，分作两家之眷，倒是极好的事。我替你留心看了好几所房子，都不中意。你且安心在我家里住几天，让我差人到南城再去看看。”

文雨村见石庵始终不说到正题上来，很透着不耐烦，只是不便开口。石庵又是一笑，一个当差的递进一封信来。石庵拆开看了又看，却又时时拿眼睛瞟着雨村好笑。雨村偷眼瞧那信面儿，认得是自己的笔迹，面上顿时有点热辣辣的。

石庵正要开口，又是一个家人拿了一张片子进来道：“柳二爷来了！”

石庵连信和那片子都转递给雨村，雨村忙将那信藏了，只看那卡片上面正中印着“柳俊”两个五号字，下面印着一行六号字是丽华，别署珍珠阁主。不觉笑道：“我刚对你说柳郎，柳郎就来了，可谓巧极！”

说时帘子一掀，走进一个傅粉少年来。欲知后事，请阅下文。